



在游玩了摩纳哥、戛纳、尼斯几天以后，我们把剩下的一个景点艾兹古镇留在了离开尼斯前的一天，艾兹就像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最美味的一道甜品。

法国小伙子迈克思一同前往，他习惯凭直觉行路，去艾兹他同样



风情

山顶古镇艾兹

◆ 王胜君 文/摄



没有事先做功课，他的自负终于付出时间、体力和汗水的三重代价，而且让大家一起受累。我们走错方向，绕到后山，那里没有车，艾兹古镇在山顶上，山很高，从山下朝上仰视，只能隐隐约约看到山尖上的几处房顶的轮廓。

我们绕山爬行，藏青色的大海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延伸出去，快艇在海面上划过，留下一道道白色气雾。一会儿是光秃秃的山，一会儿鲜花、小草扑面而来，一会儿小鸟蝴蝶吵吵闹闹与我们做伴，这个怪石嶙峋的山路也许就是著名的

途中的一座著名的小村落，由于它像鹰巢一样悬在 429 米高的悬崖峭壁上，又因为它风光美丽而奇特，所以赢得了法国最美丽的鹰巢村的美誉。

据说艾兹的原址是在山下的平原上，物产丰饶，村民生活富足。中世纪时因为不堪海盗的侵扰，村民们才被迫移居到山上，建起了这座村庄，并在四周垒起了坚固的围墙，在山顶建造了防御工事。十七、十八世纪时，这里曾经驻扎过军队抵御外敌侵犯。1706 年，路易十四下令拆除了这里的围墙和工事。

山顶有一片残垣断壁便是当年防御工事的遗址了，如今昔日的要塞城堡已坍塌，这片开阔地带成了游客们俯瞰艾兹全景的最佳位置。

艾兹位于法国南部的蔚蓝海岸区，尼斯以北约 20 公里。尼斯到摩纳哥的火车在这里有一站，全天有很多班次。如果租车自驾游的话，就更方便了，从尼斯出发，沿着 RN7 公路开，很快便可到达。山下有许多通往尼斯市区、摩纳哥的公共巴士。镇内有精品酒店，很适合情侣或新婚夫妇度假，价格虽高，但住在那里可以领略小镇夜晚的景色和享受贵族式的奢华。



心得

去年，在美国过感恩节

◆ 花眼

住处与林肯纪念堂一水之隔，步行十分钟可达五角大楼。去年感恩节前的那个周末，整个华盛顿地区已进入预热状态。从特区心脏到我家楼下，万泱泱都是感恩节长跑的队伍，所有街道都沸腾了，不断有人穿上跑鞋，在自家门前加入人流。

然而，11 月 24 日感恩节当天，一直在快速轨道上的整座城市一下子主动卡壳了，陷入了比深夜更静谧的停顿状态。城市上空，似乎写着四个大字：“万人空巷”。难得休息，突发奇想，步行去附近的里根机场看飞机。一路上，原本昼夜川流的车辆全部遁形，偶见一辆车，也是呼啸而过，或许，正直奔家中火鸡大餐而去。街边，所有商家和政府机构全部关门打烊，摩天大楼里，千万盏白炽灯全部下班。

来到机场跑道外的小池塘边，发现有点不对劲：“怎么这么安静？”啊，原来，在这一天，旅人们暂时停下了匆匆脚步，首都要员们也暂时放了一个小假，原本日夜繁忙的跑道难得门庭冷落。很久，才有一架飞机不情愿地冲破云霄，而偶尔盘旋着下降的航班则似乎格外欢欣鼓舞，带着一股“回家过年”的喜悦。

安静了一天，西下的夕阳屏不牢蠢蠢欲动起来。傍晚开始，窗外有了汽车驶过的声音，而方向，似乎都直指五角大楼对面的“五角大楼城商业中心”。好奇心驱使，我去散了一个步，顺便考察一下华盛顿人民是否也与每年 12 月 31 日的上海人民一样“奋战”在八百伴和新世界里。呵，还真是一样，百思买门口已搭起几座帐篷，守在队伍最前的几个黑人兄弟说，他们几天前就来了。

深夜 11 时，找出羽绒服和围巾、手套，我也汇入骚动的人流。马路上，三五结伴的人们迈开大步，汽车飞驰而过，洒下一串节奏劲爆的乐点，更催得人心焦。

来到百思买，顿时焦虑了——队伍已有数百人。幸好，即使是在抢购，美国人的绅士作派依然不变，队伍有序前进，子夜刚过，就看到那几个傍晚“采访”过的黑人兄弟兴高采烈扛着巨大的彩电出来了。1000 元人民币就能买到四五十英寸的夏普液晶电视，睡几天帐篷，值了！

1 小时后，我如愿排进百思买，心仪相机的标价却没有变化。我告诉店员，网店价格已经下调，他上网核实后二话没说，按照网店标价卖给了我。虽然享受到折扣，我却不由嘀咕，难道一向以老实著称的美国人搞小动作？

次日，本该好好享受一顿懒觉，然而，日头还没上三竿，眼帘就不由自主地张开了。于是，我的身影又出现在五角大楼外，扫遍商场每个角落后，奔向下一个更宏大的目标：郊外的 outlet。——对许多人来说，血拼恐怕已超越感恩，成为感恩节的大节目了。



面孔

瑞士的健身游

◆ 骆昌芹 文/摄



在瑞士期间，我发现许多家庭更喜欢用私家车拉着旅行拖卡出门。拖卡相当于一个小房屋，日常吃住的一切设备里面全有，走到哪里都不会为寻找住所而烦恼和花钱。年轻人虽然经济条件差些，但政府也为他们创造了种种便利。瑞士有一种专供 26 岁以下青年人使用的火车票，使用期为一个月，可在欧洲共同体的任何成员国通

行，上下车次数不限，价钱比普通票要便宜得多。在主要的火车站还可以租到自行车，19 瑞郎一天，75 瑞郎一星期，供人们在市近郊使用。瑞士境内，年轻人还盛行站在公路旁，伸出右臂，翘起大拇指，拦顺风车搭乘。如果去较远的地方，最好左手抱个写明目的地的大字牌，让司机一目了然，看是否顺路。

瑞士人口较少，许多驾车的人都乐意搭个人做伴聊天儿，顺便做做好事。年轻女子拦顺风车往往是件轻而易举的事。欧洲许多城市都建有收费低廉的“青年旅社”。这也是供 26 岁以下的青年使用的。在瑞士 10 欧元就可住一晚，一个房间睡十几个人，但有完善的盥洗设备。年轻人还有他们

最经济最浪漫的旅行方式，那就是准备一个小帐篷和睡袋，骑自行车甚至是徒步旅行。许多城市都有固定的露宿点，一般设在郊区，周围有铁丝网围着，很安全。这些露宿点多属国家的公共福利设施，一般可免费使用，即使收费也是微不足道的。露营旅行虽然令人神往，但也十分艰辛：每到一处总要花很大精力去寻找露营地，还要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去搭帐篷；如果到了语言不通的地区（像瑞士这么一个小小的国家，语言就有 4 种：法语、德语、意大利语，还有一种是瑞士的土语），或是遇到狂风暴雨，麻烦事就更多了……扎营荒山野岭，也是难免的，那就不单要与老天爷斗，还得有与野兽斗的思想准备了。



履迹

剑桥的传说

◆ 桑胜月

旅行到异域，爱听当地的传说，不管它是否“浮云”，为你的旅途增色添趣，那是自然的。

到英国，剑桥不能不去。三十几个学院组成的剑桥大学，我参观了四所。数量不多，然而传说却获知不少。

赫赫有名的国王学院，由三代国王接力建造。其中的一位就是路易六世。路易六世除了接办国王学院外，还同时在温莎办了伊顿公学。路易规定，伊顿公学的毕业生，不经考试就可直升剑桥的国王学院。比照咱中国的教育设置，伊顿公学被我戏称为国王学院的附中。就是这位创建者路易六世，后在伦敦塔桥遇害。据说他是暴君，他的人民没因他对教育的贡献而给他留下性命。

我第二个进入的是三一学院。三一，是指上帝、基督和耶稣的三位一体。参观这座学院，我的兴致很高。那是因为有些熟识的名字与它紧密相连：如牛顿就毕业于此。牛顿最爱去的地方是靠剑河的三一图书馆。然而剑河上的泛舟者的喧哗成了牛顿和同学看书的长期干扰，于是学院为

临河的那面窗加装了双层玻璃。咱们的诗人徐志摩也曾与三一学院结缘，不过是旁听生，而不是如人们误传的正式生。这并不妨碍他在幽静校园捧读雪莱，在清冽剑河与林徽因泛舟其上，培养浪漫情怀。当然，最为浪漫的当属英国诗人拜伦。他在三一学院求学时已经诗名在外，叛逆的他，居然在学院获得了个特权——可以在学院里养一头熊！每到傍晚，校园里便见一个人牵着一头笨拙的棕熊悠悠漫步，这便是大名鼎鼎的拜伦，三一学院的另类学生！

听说名人查尔斯也毕业于此。这在驾船小伙儿那儿得到了新的补充：当时王子特权不小，可以住六个房间，有两间厕所，带一个保镖。有趣的是，这个保镖不仅与查尔斯王子同吃同住还要与他同学习同考试，可谓“陪读保镖”。结果考试成绩大大优于查尔斯，也获得了学位，一时传为美谈。当然，真实性待考。

小船工说，二战时期，剑桥经常停

电，学生周末有时喝得醉醺醺而归，常常找不准哪间宿舍是自己的，往往鸠占鹊巢，滋事不断。于是学校为每间宿舍特制了不同形状把手，便于酒鬼学生摸进自己的屋。可惜，我们这些游人不能进入剑桥大学的宿舍，因而也就无法甄别传说的真伪了。

剑桥的学院多数傍剑河而建，因此剑河上的多座桥成了学院与学院之间的便道。其中在皇后学院的侧门架设着一座数学科，因为桥护栏的木板横竖交错，都呈几何形，据说这桥是由数学大师设计而成，因而得名数学科。外传这桥没用一颗钉，全是木榫相楔。其实划船凑近了它，但见金属螺钉无数，然而它的别致仍然招来了众人的称赞。小船工说：“哪是什么数学家设计的，恰恰是一个跟我一样摇船的船工设计的。”听了他的解释，丝毫没减低我对这座平民桥的喜爱，它和举世闻名的叹息桥一样，共同为剑河增添了美。